

# 收音機裏的時光迴響

孫福攀



家中書桌的角落，靜臥着一台老式紅燈牌收音機。深棕色的木質外殼早已被歲月磨得溫潤發亮，邊角處泛着淡淡的包漿，正面的紅色指示燈早已失去往日的鮮亮，卻依舊能在通電時，透出一絲微弱而溫暖的光。這台陪伴了三代人的收音機，不僅是一件老物件，更是一串串聯起時光的紐帶，藏着我們一家人最珍貴的聽覺記憶，也藏着一個時代的聲音密碼。

童年的夜晚，總被收音機裏的「小喇叭」聲溫柔包裹。那時的我，總愛蜷在奶奶的被窩裏，看着奶奶輕輕按下收音機的開關，「啦啦——啦啦——」的電流聲便率先響起，像春蠶啃食桑葉，又像微風拂過麥浪，帶着幾分細碎的煙火氣。奶奶粗糙的手指，小心翼翼地轉動着黑色的旋鈕，一圈，又一圈，眼神專注而認真，彷彿在尋找一件稀世珍寶。每轉動一點，電流聲便隨之變化，時而清晰，時而模糊，直到那熟悉的「小喇叭開始廣播啦」的童聲清脆響起，奶奶才會停下手指，嘴角漾起淺淺的笑意。我枕着那軟糯的聲音，聽着童話故事裏的美好情節，伴着輕微的電流聲，不知不覺便墜入夢鄉，連夢裏，都飄着收音機裏傳來的溫柔旋律。

少年時，收音機成了我最隱秘的樂趣。那時

學業漸忙，夜裏總要伏案刷题，卻總抵不住評書連播的誘惑。每天晚自習回家，我都會悄悄把收音機抱進房間，塞進被窩裏，調低音量，再輕輕轉動旋鈕。「啦啦」的電流聲成了最好的掩護，伴着單田芳先生沙啞而有磁性的嗓音，岳飛的忠勇、武松的豪爽、諸葛亮的睿智，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彷彿就在眼前。我屏息凝神，生怕錯過一個情節，手指緊緊攥着旋鈕，哪怕電流聲偶爾干擾，也會耐心地微調，直到聲音重新清晰。那種躲在被窩裏，與時光並肩，專注聆聽的快樂，是如今再多的電子產品也無法替代的，那「啦啦」的電流聲，也成了少年時光裏最獨特的背景音。

於父輩而言，這台紅燈牌收音機，是生計的「指南針」。在那個沒有智能手機、沒有天氣預報App的年代，收音機便是他們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。每天清晨天還未亮，父親便會準時起床，走到收音機前，按下開關，轉動旋鈕，尋找當地的天氣預報。「啦啦——」的電流聲

●童年的夜晚，總被收音機裏的「小喇叭」聲溫柔包裹。 AI繪圖



在寂靜的清晨格外清晰，父親皺着眉頭，專注地聽着每一個字，生怕錯過一句關於天氣的播報。若是聽到「晴，微風」，他便會舒展眉頭，盤算着當天要去田裏勞作；若是聽到「有雨」，便會立刻起身，準備農具，安排搶收的事宜。那轉動旋鈕的動作，重複了一年又一年，那「啦啦」的電流聲，也伴着父輩的辛勞，刻進了歲月的肌理裏。

如今，這台老收音機早已不再被頻繁使

用，靜靜地待在角落，彷彿被時光遺忘。我們的生活被手機、電腦、平板填滿，視覺信息鋪天蓋地，短視頻、直播、影視劇輪番轟炸，我們習慣了快速瀏覽，習慣了一心多用，卻再也沒有了當初專注聆聽的耐心。再也不會有人為了一段聲音，耐心地轉動旋鈕，忍受「啦啦」的電流聲；再也不會有人屏息凝神，沉浸在一段聲音編織的世界裏，與故事裏的人物同喜同悲。

偶爾，我會按下收音機的開關，「啦啦——啦啦——」的電流聲再次響起，熟悉又陌生。轉動旋鈕，那些遙遠的聲音彷彿穿越時光而來，有「小喇叭」的清脆，有評書的激昂，有天氣預報的沉穩。我忽然明白，我們丟失的，從來不是一台老收音機，而是那份專注聆聽的能力，那份在聲音裏感受時光、體悟溫暖的心境。

這台紅燈牌收音機，承載着三代人的記憶，也見證着時代的變遷。它身上的每一道痕跡，每一次「啦啦」的電流聲，都是時光的印記。在這個視覺爆炸的時代，願我們都能偶爾停下腳步，關掉喧囂，找回那份專注與寧靜，去聆聽那些藏在聲音裏的溫暖與感動，去重拾那些被我們遺忘的美好時光。

## 春光

王晗

### 春困

午後的懶意，慢慢壓下來  
像一床軟被，裹住全身  
眼皮開始打架

睫毛輕輕顫動  
視線模糊，世界變遠  
窗外的鳥鳴，漸漸輕了

像被一層薄霧籠罩  
思緒放慢，腳步停歇  
連呼吸都變得慵懶

不想動，不想爭  
只想靜靜靠着

任春意任骨血裏蔓延

困不是疲憊  
是春天的溫柔邀請  
讓心慢下來  
讓靈魂，稍作歇息  
在慵懶裏，接住春光

### 曬被

陽光把棉被曬得蓬鬆  
像一朵雲，落在晾衣繩  
拍打時，微塵漫天飛舞

在光裏，旋轉、浮沉  
像被喚醒的舊時光  
輕輕揚起，又輕輕落

鑽進被窩的那一刻  
暖意裹住全身  
是太陽獨有的味道

乾燥、溫暖、安穩  
像被整個春天擁抱  
塵埃落定，心也安寧

棉絮吸飽了光  
變得柔軟而厚重  
把疲憊輕輕托住  
把煩惱悄悄曬透  
一個曬被的午後  
人間，溫柔得剛好

## 時代詩行

## 竹蓀肝膏湯的清雅意蘊

劉權熠



到四川的頭幾天，我的味蕾是被紅油浸透了的。火鍋的滾沸、串串的潑辣、麻婆豆腐那一層紅亮亮的椒末，把人的感官攪得風生水起。我幾乎要認定，川菜就是一片轟轟烈烈的江湖，快意恩仇，非麻即辣。直到在那個鬧中取靜的老街院子裏，朋友神秘兮兮地壓低聲說：「今兒不帶你吃熱鬧的，帶你見識見識川菜的另一張臉。」

菜端上來時，我楞了一下。一隻素淨的蓋碗，揭開，一汪清湯，靜得能照見人影。湯色是極淡的茶色，清澈見底，不見半點油星。幾段玉白色的竹蓀，像小船，悠悠地載着幾片暗紅色的、潤澤如凝脂的「豆腐」，靜靜地泊着。熱氣裊裊，帶出的不是霸道的辛香，而是一種極幽微的、混合着山林清氣與醇厚肉鮮的暖香，像一陣捉不住的風。

「喏，竹蓀肝膏湯。」朋友用眼神示意我嘗嘗，「這可是川菜裏的『掃地僧』。」

我舀起一勺湯，吹了吹，送入口中。那一瞬，彷彿所有的喧囂都退潮了。那湯，是「鮮」這個字的本義。它不是味精調出的單薄銳利，而是一種複合的、有層次的醇厚，溫潤地從舌尖滑向喉頭，暖意隨即在胃裏化開，熨帖極了。再嘗嘗那肝膏，筷子輕輕一碰就顛巍巍的，入口抿開，細膩得不可思議，沒有一絲肝臟的顆粒感，只有濃郁的脂香與回甘，比最嫩的豆花還要柔滑。竹蓀呢，吸飽了湯汁，咬下去是脆生生的，咯吱一聲，將那極致的軟與極致的脆，在口中調和得天衣無縫。

「怎麼樣，沒想到吧？」朋友笑道，「都以為川菜是『尚滋味，好辛香』，可這清湯菜，才是考較真功夫的繡花活兒。這湯，得用老母雞、老鴨、火腿、干貝，小火吊上大半天，再用雞茸、肉茸反覆『掃』湯，把油星雜質吸得乾乾淨淨，才能清如開水，味如

●這清湯菜，才是考較真功夫的繡花活兒。 網圖



瓊漿。這肝膏，得選新鮮的鴨肝，用刀背一下下捶成細茸，過籬篩，濾得一點筋絡都沒有，兌了清湯和蛋清，像蒸蛋羹一樣用微火慢「燉」出來。火候老一分則起孔，嫩一分則不成形。你吃的這一小碗，背後是十幾個鐘頭，和師傅半輩子的耐性。」

我聽得入神。窗外是成都傍晚淅淅瀝瀝的小雨，窗內是這一碗至清至鮮的湯。這哪裏只是一道菜？這分明是川人性格裏的另一面：在茶館的熱鬧、擺龍門陣的喧嘩之下，藏着一種能把日子過出精微滋味的靜氣與耐心。麻與辣是生活的熱情與奔放，而這碗清湯，則是熱鬧沉澱後的內省與安頓。它不張揚，卻以最極致的功夫，守護着「鮮」的本來面目。

朋友接着說，竹蓀這東西也妙，長在竹根邊，潔身自好，古人叫它「雪裙仙子」。用它配肝膏，一清一補，一脆一嫩，是天然的絕配。這湯啊，補肝明目，養人得很，尤其適合費心勞神之後，潤物細無聲地滋養。

我慢慢喝着，思緒飄遠了。我想，我們對於一片土地風味的認知，常常是扁平的。就像提起四川，便是火鍋的江湖。可這碗湯告訴我，真正的「地道」，是豐富而立體的。它既能容納市井的酣暢淋漓，也能安放廟堂的精細雅潔。這肝膏的「膏」字用得真好，它不是塊，不是餅，是精華凝結成的玉露瓊漿。做人做事，或許也該有這樣的追求——在歷經熬煮與錘煉之後，將繁雜的歸於純粹，將粗糙的煉為細膩，最終呈現出的，是一派內斂的、渾然的清澈。

一碗湯見底，額角微微沁出細汗，通體舒泰。先前被麻辣輪番轟炸的腸胃，彷彿被一雙溫柔的手撫慰了一遍，妥帖至極。雨還沒停，簷水敲着石階，叮叮咚咚的，像這碗湯的餘韻。

## 舊物有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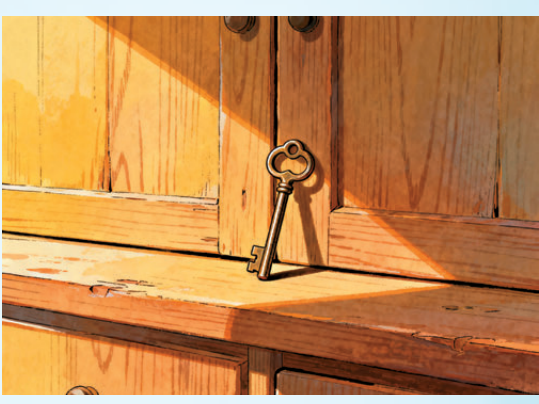
陳松



在一個陽光慵懶的午後，我漫不經心地拉開抽屜最底層，那把塵封已久的銅鑰匙便悄然出現在眼前。指尖不經意地被邊緣劃了一下，那輕微的感覺不僅沒有帶來疼痛，反而讓我瞬間愣住，彷彿時間的沙漏在這一秒被悄然逆轉。它靜靜地躺在我的掌心，綠鏽斑駁，猶如一塊歷經歲月洗禮的乾枯苔蘚，沉甸甸的重量有些出乎意料。這把鑰匙，曾是老屋門後那個掉漆木櫃的守護者，而如今，櫃子早已不知去向，只留下它孤獨地躺在抽屜深處，與幾根斷了的圓珠筆和褪色的橡皮筋為伴，默默訴說着被遺忘的故事。

我輕輕地將它放在窗台上，陽光透過窗櫺斜灑而下，鏽跡在光影中泛着啞光，彷彿在低語着往昔的點點滴滴。它曾無數次地轉動，開啟那個滿載秘密的木櫃。記憶如潮水般湧來，小時候，奶奶總是用這把鑰匙打開櫃門，變戲法似的取出一些糖果或舊衣服。鑰匙插進鎖孔時，總要輕輕晃兩下才肯順利就位，那清脆的「咔嚓」一聲，櫃門應聲而開，同時也開啟了我對老屋那段溫馨歲月的回憶。那時的陽光也是這樣溫柔地斜照進來，落在櫃角上，落在奶奶那如銀霜般的髮絲上，落在那把銅鑰匙上，散發着溫暖的光輝。

時光荏苒，老屋終究難逃被拆除的命運，櫃子也被搬走，這把鑰匙就這樣被隨意地塞進抽屜，一躺便是十幾年。在這漫長的歲月裏，每次整理抽屜，我總是猶豫着是否該扔掉它，可每當手指觸碰到那冰涼的金屬，又總能感受到一種莫名的眷戀——那是奶奶溫暖的手溫？還是老屋獨有的木香？抑或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珍貴時光？這份複雜的情感讓我最終選擇留下它。



●有些舊物，存在的意義並非僅僅在於使用。 AI繪圖

今天，當它再次出現在我眼前時，我竟有種奇妙的感受——它似乎並非死物。它在抽屜裏沉默了如此之久，卻在被翻出的瞬間，發出了一種無聲卻又強烈的聲響——那是一種時間的回音，穿越歲月的洪流，將過去的畫面一一呈現。它清晰地記得老屋牆皮剝落的模樣，記得奶奶彎腰開櫃時的背影，記得我踮起腳尖滿懷期待地張望的童年時光。它雖不會說話，卻將一切都深深地藏進了那斑駁的鏽跡之中。

我小心翼翼地用柔軟的布將鑰匙擦拭乾淨，沒有絲毫丟棄的念頭。重新放回抽屜時，我特意將它放在了最上層。或許，它再也不會被用來開啟什麼，但它依然在那裏，默默守護着那些雖已遠去卻從未真正消失的珍貴記憶。

有些舊物，存在的意義並非僅僅在於使用，而是為了讓我們銘記，那些歲月賦予的溫暖與美好，即使時光流轉，也永遠熠熠生輝。

## 五月的晚風

李建平



或許，是樓下的那株老槐樹先洩露了消息。我推開窗，一陣風便從紗網的縫隙裏擠了進來，帶着些迫不及待的歡喜。那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涼，只是薄薄的一層，敷在手臂上，像山澗的水，不動聲色地沁入肌膚。白日裏積攢的那些焦躁與黏膩，便在這微涼裏，一層一層地、無聲地剝落了。我索性關了屋裏所有的燈，讓窗外的暮色湧進來，自己則搬了把藤椅，坐在窗前，等風來。

晚風有一陣沒一陣的，像個慵懶的散步者。它路過窗台時，會捎來些遠方的消息。風裏，有鄰居家廚房溢出的蔥油餅的香氣，那是一種扎實而溫暖的人間味道；也有樓下草叢裏泥土和青草混合的腥甜，是植物們在夜裏偷偷呼吸的證據。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花香，我認不清是槐花還是別的什麼，就那麼飄飄悠悠地，鑽進人的鼻子裏，



●晚風會捎來些遠方的消息。 AI繪圖

不等你分辨，又倏忽一下跑遠了。這風是輕的，不像春風那般黏膩，也不像秋風那般蕭瑟，更不像冬風那般刺骨。它的輕，是帶着體溫的，像母親的手，一下一下，撫平你眉間所有不自知的褶皺。

我忽然想起白日裏的種種。會議室裏冗長的爭論，電腦屏幕上閃爍不停的數據，還有那還沒來得及回覆的電話。那些事，此刻都還堆在書房的那張桌子上，但在這一片朦朧的暮色與風的包裹裏，它們好像忽然被推遠了，隔了一層柔光鏡，變得輪廓模糊，不再那麼咄咄逼人了。是啊，有什麼是過不去的呢。就像這風，它吹過王侯的宅邸，也吹過尋常百姓的窗櫺，它帶走整條街的喧嘩，也帶走一個人心底的微塵。生活裏的那點疲憊，說到底，不過是些瑣碎的、暫時的淤積罷了。

遠處街上傳來孩童的嬉鬧聲，那聲音被風扯得細碎，斷斷續續地飄進耳朵裏，像一首不成調的歌。有汽車遠遠地駛過，輪胎摩擦地面的聲音，沙沙的，也成了這夜晚溫柔的白噪音。城市的夜，本是由這些細碎的聲音構成的，是無數人嘆息與歡笑的混合體。而你只要靜下來，把自己想像成這城市裏的一棵樹，感受風的流經，便能從那喧囂裏，汲取一份安靜的養分。

風忽然大了一些，吹得窗紗高高揚起，像鼓起的裙襖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將這滿含着人間煙火氣的清涼，盡數納入肺腑。明天，大概又會是一個尋常的、堆滿瑣事的白晝。但沒關係了。至少此刻，我有這一窗的晚風，它正不緊不慢地，把我一點一點地，還給我。